星期

第四七號

天笑主任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星期

第四十七號

民國十二年陽歷一月二十一日 陰歷十二月五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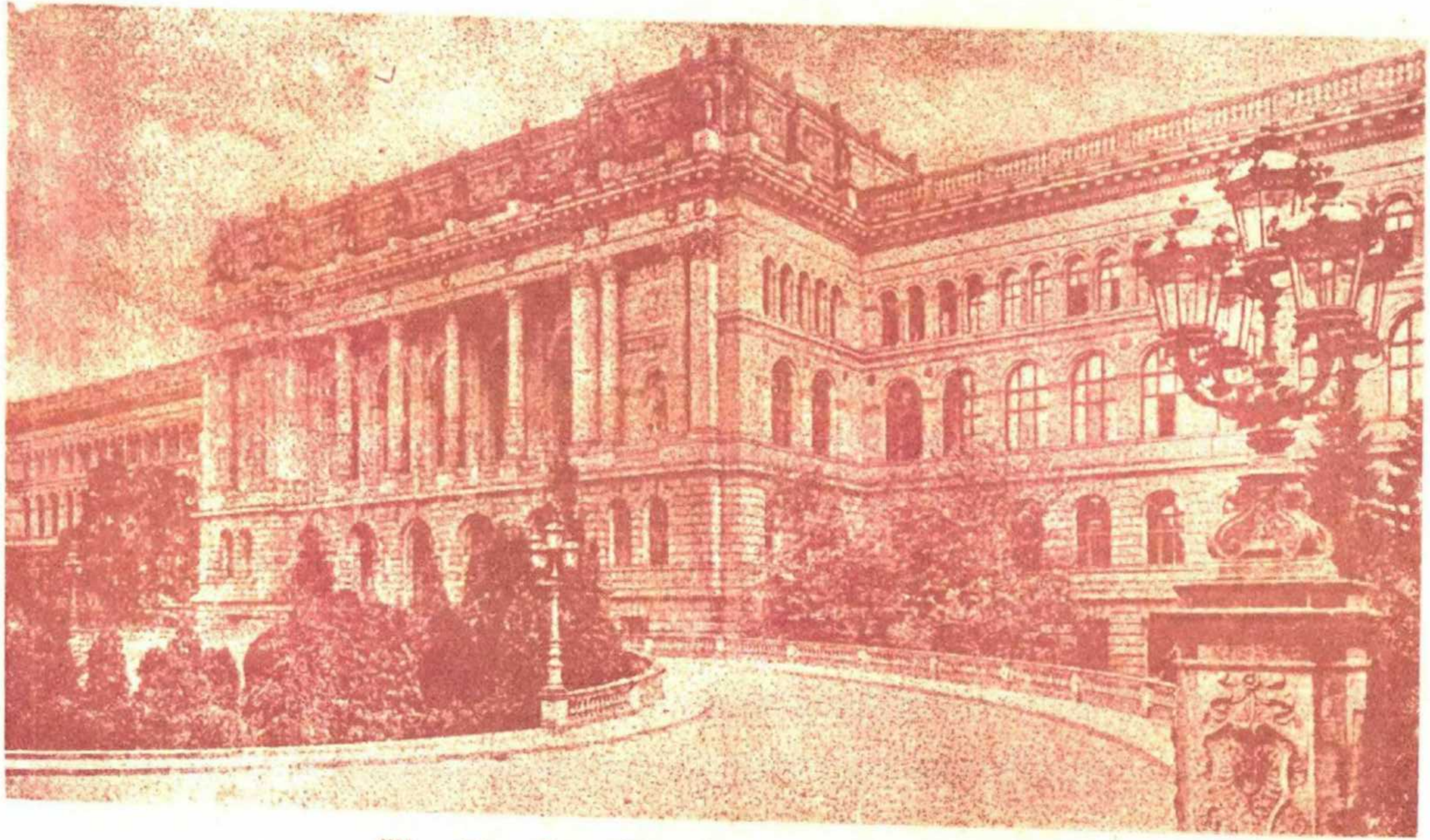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嘉彩鳳之梅龍鎮一

嘉彩鳳之梅龍鎮二



柏林高工大學之正門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TRADE-MARK 商標 INTERNATIONAL SOAP WORKS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出品該廠卽歐戰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馥郁歷久不變爲國貨肥皂第一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紙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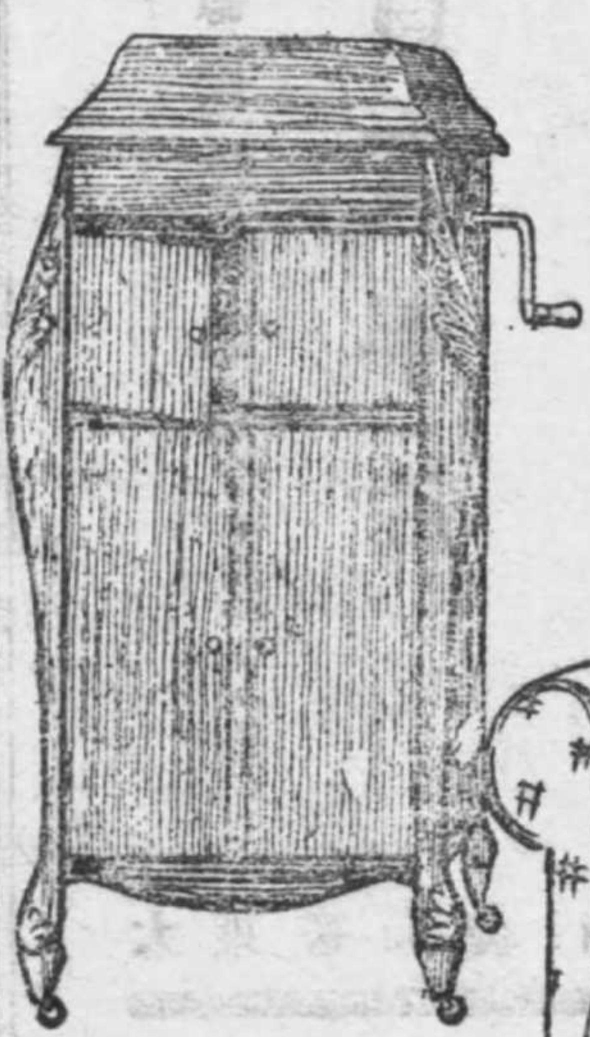
上海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啓

無上妙品

閨房靜好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如琴如瑟愛起閨幃
公餘無事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精神愉快色舞眉飛
親友宴會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嘉賓歡聚樂而忘歸

百代公司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寶塔牌
TOWER
CIGARETTES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星期第四十七號目錄

一路上的信　天笑
小智囊　菊高
肥饒療法　羽白
肥人的三時期　釧影
個人主義者　卓呆
上海人到鄉下　靈園
評包孝肅　天倪
漂亮衣裳　鶴影
老議員得子　拾
紅絨繩鞋　碧梧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兩元錢的命　臥雲
小說雜談　鏡水生
LLL　郎厶
國際商業叢談　天倪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

一路上的信

天笑

縹緲生自昨天夜裏動身以後到明天晨起七點鐘已到了南京就在旅館裏稍事休息到下午就渡江上津浦車去了他在渡江前的一點鐘發一信給蕊雲

蕊雲

我這信到你手裏的時候我已去你千里之遙了

昨夜與你別後我即拳伏在車廂之中我當時那能睡着因爲睡不着便發了種種空想明知這種空想無益於事但是思想的襲來眞是無法抵抗你也向有失眠之症往往輾轉不能成寐我常常勸你說不要多想心思你總回答我說越是自己預備不要想心思那心思便越多我到如今眞相信你的言語不差了我沒有法子便就車廂中的電燈光下看書可是看了二十分鐘還不曾看到三行便是那三行中我也不知道書中說些什麼加着火車顛動尤費目力看書的計畫是失敗了過了蘇州腹中微覺枵然我只有搜索食物將你所預備的餅乾之類聊以充飢直至水瓶中所儲

之茶已沒有餘瀝方纔罷休每到一站但聽得車窗外惛倦的呼聲蘇州無錫等處我還下車到月臺上散步一天明月照着旅人剛纔離開你也不過幾個鐘頭好像也有什麼香霧雲鬟之思自己不覺失笑要是圍爐共話把這話講給你聽又要駡我書獃子了月臺上還有殘雪映着明月愈覺清寒可是車廂裏的蒸汽管熱得難受略吸清冷的空氣似乎舒服一些到常州丹陽等處我就不下車了一則天寒夜深二則我也漸倦但覺得模糊的車窗外燈影往來人聲嘈雜而已過了鎮江微微睡魔來侵似乎稍爲朦朧一下子同車的人已起來說是南京到快了我也只得起來預備到了旅館裏補足所欠半夜的睡覺

到了旅館却是還不能睡這個旅館裏實在鬧得太厲害了我索性預備不睡旅館門臨大江帆影直送到鏡中我就憑欄閑眺了半晌記得前年與你同寓此樓也就是這個房間夜來用望遠鏡照見對江兩三星火你說便是浦口沿江的茅屋這話好像如在目前咧我正待握管寫給你一封信前次那個賣古董的到旅館來糾繞不清拿了許多假古董硬要人還價他說上次那位小姐買了吾許多很爲便宜我說都是假貨他力辯爲眞我想世間以假作眞也却和買古董一般罷了再過一點鐘我就要渡江了此番旅行是個寂寞

無聊的旅行但是爲境所驅也數做無可奈何信寫得極淺你可以看得懂了沒有別的言語只有保重兩字牢記在心

十一月十四日縹緲生

這一天縹緲生渡江過去到了浦口便上津浦火車明天在津浦道中又發了一封信

蕊雲

我發這封信的時候身已在火車中正飛馳疾走在山東道上你瞧着這字體的屈曲便知道火車的震動這封信到的時候我在南京所發的信你早已收到了臨行的當兒你說寫信不要太深奧又說不要用新名詞把一路上所見的事寫給你瞧宛如和我同行一般我昨日渡江的時光似乎又飛了一些小雪到了火車上把行李安放好了我就睡眠一直睡到夜餐時方由車上侍役喚醒到夜間十二點仍復睡眠所以今天七點鐘即起身睡足後身體便格外舒服

我告訴你一件事我間壁的房裏是住了一個少婦攜着一個五歲的小孩子是南邊人口音聽說伊的丈夫在天津有職業忽然害了極重的病打電報教伊母子兩人去的他上車以後就打聽車上的茶房說天津某某醫院在那裏茶房用一種似答非答的態度說不知道伊急得不得了後來聽得我也是南邊口音伊便問先生到過天津沒

有可知某某醫院在那裏我道好像是在日租界伊終以不得詳細地址爲憾我說這樣罷我到了老車站我有當差的人來接我我吩咐當差的叫了馬車送到你醫院裏便是伊始鄭重道謝而去可見中國女子不慣一人出門這時伊心中愁急可知在火車中還不知伊的丈夫死活存亡但是我也算盡了同車的一點義務之心

再告訴你一件事在上海車站你送我的時候不是見和我同車的有一位絡腮鬍子的紳士嗎不意在津浦車中又和我同車同廂以佛家言凡事都有因緣想我和這位鬍子先生前生注定有這幾十點鐘同車的緣分咧別的倒不要緊就是他

那驚天動地的鼾聲有些怕人在滬甯車中雖然是我自己失眠一半也是受這位鬍子先生之賜昨天津浦車中我已倦極然而夢中就時時爲他驚醒據他自己說還是一位議員老爺咧

我寫到此已近濟南了遙想你這時候還在香夢沉酣中蕊雲我和你別離之日漸漸遠了但是和你相見之日却漸漸近了多一天別離的日子其實暗中便是少却一天別離的日子便是促近一天相見的日子珍重珍重

十一月十五日縹緲生

縹緲生在天津住宿一宵明日即到北京天津臨行時又寫一信與蕊雲

蕊雲

這信在十六早晨從天津息游別墅發了我知道你第一要知道的是火車中遇見的婦人這個義務盡得甚為圓滿到車站時王二已在月臺上迎接我說我行李無多自己可以照管你招呼了這位太太一問王二醫院的住址他很明白我着王二叫了馬車送伊母子到醫院王二回來說他們老爺前兩天病很重這兩天病已有轉機了他們很為快樂賞了王二四塊錢可算得是意外之財因為你也最喜幫助人的所以急急的告訴你

鬍子先生他長東進京了兩天在車上我很討厭他的鼾聲今天在旅館裏似乎少却了他的鼾聲這又不知什麼緣故總之今天晚上是別你以後最孤寂的一日而又有不可避免的一種無聊我一時又睡不着又不願意看書只是在室中環旋的繞走寫信雖然也是無聊中的一事比較的也算是遣愁的一法

剛纔去訪了A先生他除愁窮以外好像沒有第二句話可說把家裏的電話也拆掉了表示他的窮相他又告訴我B先生借了他的錢不還B先生主張共產主義的只怕就是笑話中所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一流人罷C先生與他夫人反目失蹤了兩天現在大唱厭世主義

前三四天天津下了一次雪如今殘雪未消旅館

一路上的信

裏有蒸汽管却還和暖向窗前一望馬路上的車夫正瑟索地和寒風相戰咧明天早車到京了恐以後事忙不能每天發一封信總之我的旅行日歷上已撕去了三張甚望你想些消遣的方法出來排去種種無益的空想又

小智囊

菊高

六

不可拚酒暫時一醉到醒後非常難過況且醫生屢次叮嚀不是說你有咯血症萬不可飲烈性的酒嗎到京後再寫信以後也就要望你的來信了

十一月十六日縹緲生

葡萄牙不識文字之人數。以百分計算。為世界各國之最多。

西班牙有島名金絲雀。(Canary Islanes)

東國某小說家。稱婦女之腹。為國民之製造廠。

巴勒士登地方。(Palestine)有海名死。(Dead Sea)不知何解。

肥饒療法

羽白

世間事司空見慣了便毫不爲奇並非對象的刺激減弱了乃因感受性已經鈍麻足以喚起普通人注意的刺激力已不足令他的意志興奮了顧醫師初次服務監獄那天何等地令他感動何等地悲惋與憤慨啊他開始用了好奇的眼光去看窗戶外面蹣跚而來的犯人他想那被桎梏的身體裏面一樣具了人類共有的性靈呵

一個愁容可掬的老犯人脚上戴了一副很重的脚鐐鐵環外面裹了一層布片恐怕擦傷皮膚的緣故還用兩條繩子繫到褲帶上叮噹叮噹的一步作兩步移到窗戶外面一副充滿着呼籲和哀懇的眼光立刻和他接觸了他好像受了傷的兔子渾身立刻起了震顫他勉強支厲着用普通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問道你看什麽病啊那犯人只是茫然的癡視着大而圓的眼眶裏面突然潮潤了淚腺分泌亢進的結果淚囊不能容受便沿着頰部流下來顧醫師鎮定戰慄的神經用了極懇切的態度道你申訴你的病狀啊犯人只是用一種悽愴無告的眼

光凝視着經那窗戶外面的看守兵催迫幾遍始慢慢的開始了他的陳訴什麼疾病的侵襲啊待遇殘酷啊環境的苦痛啊結語是我並不希望人們的憐憫也不要求獄官饒赦只是許我有發洩的機會就滿足了呵顧醫師在這種情形底下再也受不住了便替他處了張方子託詞頭痛請假逃回家

顧醫師自受了這回大大的刺激他逢到執行職務的時候總是可及的避開接觸忽忽的問兩句處了張方子便注意到報紙或煙捲上去他也曾請求獄官改良監獄裏面的衞生狀態但第一次提出便受了打擊他因看不過病重的獄囚還帶着脚鐐便去覓獄官商量可否容他暫時解放一下那獄官一疊連聲的搖着頭像煞有介事的說道責任重大職守攸關顧醫師只好息了這個心料想什麼相當運動問題營養料增進問題更談不到了還算他的心腸硬本來醫師的鎮定力比常人較強啊早上獄囚來看病他連忙將眼光讓開忽忽的處了方便命助手去換藥調劑經過了許久的時候他纔將這種不快的觀念漸漸黯淡而終於消失

今天看病的時間獄官也在窗子裏面顧醫師用了不經意的態度說道五個了獄官問道什麼病啊顧醫師用嘲笑的口吻回他道這便是你的成績啊這個僂麻質斯症的原因如運動不足營養不良地土潮濕空氣穢濁等等這裏面都備具不缺啊獄官急

急忙問道死不死呢若死了豈不令我受處分顧醫師道死雖暫時不至於但因血行不良筋肉萎縮的緣故終必成了一個殘廢者半身不遂的人了

但顧醫師雖然漸漸的減少注意他是個求知慾極發達的人時常留心犯人疾病的經過治療的成績有點心得便記到簿子上因爲身體檢查統計的結果覺發現了一百名犯人中到有七十名以上是入獄之後始發胖的個個養得又豐腴又白潤官僚式的盜犯孫大炮大肚皮圓面孔說出話來總是打着是是的官腔見着不論是誰總是立正一鞠躬大人老爺的亂叫還有一個政客式的王小鬍子初進來的時候兩頰凹陷瘦得同猴子一樣現在連頤部都堆滿脂肪了脂肪過多雖是一種病理現象但科學根據實驗實驗的結果總不會錯誤的啊

有一天我在某處醫學會裏遇見了他我便問道你新近有什麼論題發表啊我友顧醫師不慌不忙的從衣袋裏面取出一張稿紙來念給我聽道

一部分人很熱烈希望着的肥饒療法余以動物試驗的結果居然有了最確實而有效驗的發明羸瘦的人們此後不必憂慮了法製木柵一個如鼠籠式高三尺長四尺寬一尺五寸長方形如匣子一樣裏面須要僅僅的容一個人臥在裏面也可以坐起來但不能立直亦不能轉側每天供以清水一盂糙米飯三大碗便溺都在床上不但不

許運動且亦不許談話鎭日的靜臥在木柵裏面至於書報及一切消遣方法亦恐勞神當然同在禁止之例柵外並用一名武裝兵士看守用以懾伏該患者使不得勞神妄想致增體力之消耗此法施之羸瘦孱弱之人不出三月便能令肌膚白潤六個月後便能肥胖如猪矣

肥人的三時期

劍影

聞醫學界言。凡人忽肥。是一種病象。肥人有三個時期。頗爲有味。

第一羨慕期。　凡人初肥時。友朋等見之。均加以頌語。常聞人曰。老兄發福了。閣下近來身發財發。此之謂羨慕期。

第二滑稽期。　漸肥漸成滑稽狀態。人每引之以爲諧謔之資料者。此之謂滑稽期。

第三可憐期。　肥狀漸漸發育進步。乃至舉動遲笨。氣喘如牛。行動漸不自如。此之謂可憐期。

個人主義者

卓呆

旅行某處時旅館中一個同寓客向我述一段他自身的經歷談耍我充小說材料我也就答應他了

十年前我二十六歲時與現在竟是情形大不相同我現在雖這稀神氣是一個落魄的人那時節曾經特地爲着求學到上海的某私立大學中通學過一年多受過高等教育後來一來因爲學費不足二來這種私立大學實在也沒有什麼大意思因此不高興起來就此退學了其時正是鬧革命的時候國內內亂很厲害要尋一個餬口之所非常的難好容易覓到一個位置是某藥品公司的跑街薪水很少不過賣去了貨色可以得到若干佣金我也恰够我一個月的開銷罷了

我每天乘着電車到公司裏去在電車之中便熟識了一個女子這也是一種電車中普通的事並沒有什麼稀奇那女子我每天上車伊已經先乘着咧後來曉得伊是比我先一站上車比我先二站下車的在某外國糖果店內充一個女店員其時伊只有十八歲也並不十分的美圓圓的臉一雙眼睛潮潤得

個人主義者

很有活氣這便是伊吸引人之處雖不是一個惹人注目的美人却也是個可以使男子引起慾望來的女子二人戀愛的成立很爲平凡起初互相用眼睛與眼睛看看後來互相臉上一紅互相微微笑起來於是每晨不知不覺的便變成一種像口呼「早啊」的表情咧這進行的順序是這麼的

其時我頭腦中就總也不能忘掉伊三個月光景在這種狀態內經過後來便決心要更進一步咧我在旁晚伊回去時曾有幾次跟在伊後面的伊也很明白不過我總是沒有勇氣半途就回來咧到第二天朝晨看伊眼色時伊明明曉得我昨夜跟着前去覺一點也不恐懼反露一種感謝之色所以我勇氣又奮興起來這一天旁晚又跟過去了這麼經過了幾次到底可以搭趣談話於是一同去遊玩咧某星期日我們約在赴吳淞去的小車站上等候不是伊先到定是我到了那裏等候伊這種事情在那時節眞是何等喜歡啊時當四月裏的天氣只見伊穿着很輕的衣服微風吹動手裏撑着洋傘正含羞似的立在那裏等着了火車中並不熱鬧於是伊斷斷續續的向我亂講去年春天從家鄉到上海來寄居在姨母家裏的姨母還有一個與自己年齡差不多的女兒這女兒與自己很親密不過姨母到底不比伊親生女兒總有些兩樣看待父親已在自己幼時死去家鄉還有母親咧自己有一

個哥哥很能孝順母親伊這麼一樣一樣的說着眞是一個很溫和的女子一副天眞爛漫的神氣露到外面來了

到了吳淞就在那邊步步踱踱說說笑笑先在水邊遊玩了一下再向遠離人家的荒野中走去在草地上坐坐望着前面的田園伊一壁摘着草花一壁談笑

但是說一句老實話我實在忍不住只是保守伊那天眞爛漫的態度了伊雖很純我實在不純我已往曾經經過好幾次女子了伊那一種天眞爛漫的熱情反足以引得我憤怒我突然與伊接吻了伊不抵抗用一種不慣常的態度來接受但是伊的眼睛呆着略爲有一點兒非難我的表情現在想想眞是汗顏之至我一絲也沒有尊重伊那純的微妙之心我與伊吃晝飯時又回到市上帶伊入一家旅店中伊似乎已預覺我心中的隱點頓時快活的樣子一齊消滅伊宛如乞恕的罪人靑着臉向我懇求眼中飽含着淚珠身體只是亂顫

我們這最初的遊玩二人就這麼身體雖接近心却很遠離的回來了中途差不多不交一語在車站上與伊分別時我就很生氣的說道我是這種騙小孩子似的戀愛有些厭倦了說完了這一句便拋着伊走咧這句話不是很殘酷麼但是其時的我碻是用這一種精神活着所謂個人主義了伊默默目送着我半句話也不說揩着洋

傘身體都不動大約必定有眼淚流着伊那時的可憐狀態至今還留在我眼中咧伊那悔恨之念差不多胸廓都要破裂了第二天電車中覺不見伊第三天也遇不到我仍舊照着平常的時刻伊一定避去這時刻咧我這麼一想心中倒有些焦慮起來暗想難道前天使伊生氣了麼便不免很覺可惜一時坐立不安了但是第三天朝晨居然在電車中又遇到伊伊紅着臉低着頭時時在那裏偷看我我故意裝做很冷淡的神氣我一看伊的樣子就曉得我已占勝利伊那裏是對着我生氣反擔心着怕我生氣咧

這一天夜裏伊到我寓所中來了伊的到我那裏這是第一次一到室內伊坐在室隅的椅上戰戰兢兢低着頭但是伊很興奮輕輕的說道我明白了我更冷冷的問伊道明白什麼伊答道那不是騙小孩子似的戀愛……說着伊同時兩手掩面伏在桌上身體亂顫起來竟哭了我到現在其時伊身體顫的意味眼淚的意味都明白了然而在當時我竟不明白不然就是明白了我那不純之心也很輕蔑這眼淚與身體的顫動的

歇了一回伊擡起頭來時臉上現出那對我的燃燒着之愛與類似苦惱的決心了此刻想想竟覺得有一種悲壯之感但是那時節我只是被自己那種陋劣的勝利醉着很糊糊塗塗從此以後伊每二三日必定到我寓中來一次伊對

我的愛情愈積愈重了伊因此屢屢弄得很遲被姨母疑惑着伊還是不能不來照常的前來訪我伊這麼單純熱烈的戀愛把伊的身體魂靈一齊捲在裏頭了伊那女性很驚人的在那裏燃燒着伊拏那極少的收入竟買了種種的東西給我我所沒有的東西已被伊留心到一回兒早買來送給我了但是經過了一兩個月我覺得伊那不很有情趣的單純戀愛漸漸湊近到我眼前來了我方纔說過我已經經驗過幾個女性很司空見慣了并且伊那戀愛上無經驗的戀愛無論如何總很單調不能有複雜的興味給我我的性質是很喜那更複雜更技巧的戀愛的最好是有表有裏經過修練的戀愛不要單純的淚和愛融合之戀愛要含着種種小計劃偶然出其不意之遊樂的戀愛纔是我所希望的啊自然我的心中有了冷的間隙不能與伊的精神脗合了這單純的女子一見我這麼冷淡便以爲是自己對我的愛情不足因此伊那一種純的熱烈更在那裏發揮着但是伊那純的熱烈我從其時看來很覺太沒情趣了於是我更覺乏味更覺厭倦咧

不料我以爲萬一的事居然來了一到夏天方始曉得伊懷孕咧伊初次向我說明之時我覺得最感觸得強的是一種說不出的不愉快伊很擔心的且泣且逃我沒有一句可以安慰的話真是一個可怕的個人主義者若是說要與伊

結婚那是想想也不願了何況是實行我是決不想自己以外的事的倘使就此把兩個人極少的收入合併起來做成夫婦我眞像這是一種輕蔑我的事了我以爲這種樣子生成的小孩子還要去擔任下來撫養那眞是太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的身體就突然不見公司中寫信去辭職自己、趕到火車站去正是旁晚時分那燃燒似的斜陽正照在車站的頂上我心中叫道『人最不宜膽小無論何處必須很強要做的事只管做去纔是正當啊』我從小死了父母並無兄弟這世界上明白我的只有我、自己了要破滅便自己一個人破滅自己在世上有了不名譽之事也只消自己一人接受好了倒在路旁而死也就倒在路旁而死好了

火車一開我心中暗暗歡喜啊我現在想到那時的事實是覺得是卑劣是可怕啊我眞一點也沒想到伊怎樣我也不想再像已往那麼肯在一家小公司中做一個跑街了胸中裝滿的念頭無非想發財、要得了許多的金錢舉來任意使用着過活一世纔是道理啊這麼一想金錢彷彿在眼前發光了我先到了南京又到漢口到天津到香港我睜大着一雙鷹也似的眼睛在各處徘徊觀看有沒有可以獲利致富的事但是無論到那裏總沒有什麼大事業我又第二次到天津了其時歐洲的大戰開

始咧這影響一來有許多生意是非常旺盛了我就入了天津的一家鐵行中其時因此獲利的大大小小倒也不少我耳聞目見都是些這機會上得意的商家我心中怎麼不動啊我們的鐵行規模並不大與別家比比却很不行不過因着這種潮流竟連我們也得到很大的利益啊我一面在行中做夥友一面自己做些買賣前前後後倒也被我捲到了這麼二萬光景的銀錢我一有二萬元那裏還肯被屈在他人手下自己想做些什麼咧不過其時戰爭已經告終一時也沒有什麼可以下手倒不如拏了金錢回到容易活動的上海來罷上年交易所的風潮我也在其中大大的做過一番事業氣象最佳之時股票比額面要暴騰到十倍我眞是一個機會一時竟得到近二十萬光景啊自己平日的希望既經實現了自然糊糊塗塗咧大概暴富的人都與我差不多罷無日無夜的耽在酒色之中以爲人類再也沒有以上之快樂了只消有了金錢什麼都可以自由這種念頭已深入腹底娶了六個姨太太鬧成一種莫明其妙的生活了

那知一到今年突然交易所大起恐慌股票暴落得不値一錢金融也因此不靈什麼人破產什麼人自殺什麼人吃官司弄得我夜裏也不能安睡心裏總以爲這盛況必定有一日可以恢復無奈我這看慣好景象的眼光竟望不到前

途人類到底是個無決斷的東西還要只管的買進那知總也沒有漲價的希望於是把我的銀錢盡行拋去回頭想想眞不過是一個朝夢罷了

我那昨日的夢境一破又成昔日的我了我就把我靜安寺路新買的一所住宅賣掉留一點兒銀錢在懷中這要算是我的全財產了我拏了這錢打算恢復昔日之盛況但是市面依然很不好要什麼時候可以活動覺難預料一想我與其在此躊躇倒不如往遠處去走一趟罷於是想到南洋想到美洲自己租了人家一間房間只是在裏頭起臥着亂想但是夜裏獨自醒來想想很可怕的覺得自己已沒有年輕時那麼的血氣了我今年三十六歲十年前看了上海火車站頂上照着紅紅的斜陽以爲自己孑然一身在這天地之間是一種很幸福的事現在沒有這種念頭了又想我將來還是倒在路旁而死呢還是遇到什麼結果無非因着孑然一身誰也不來與我有關係這種事情我那裏再有歡喜他的勇氣呢

我一想到自己孑然一身方始覺得有冷寂悲痛之感了睜着眼睛在牀上翻來覆去只是想那孑然一身的事又覺得我在世上眞是無依無靠好不寂寞啊無論看到什麼地方全是與我無關係的外人沒有一個可以來安慰我的人這眞是一種說不出的孤獨感我有錢之時倒從來沒有想到這些

事此刻金錢一完便可以瞧見世上的冷態和瞧也不來瞧我的那些人的冷臉了我又憤恨的說道『怎麼只是去想這種沒志氣的話呢』但是曾經鑽到了我心中的冷寂念頭總也驅逐不掉了悔恨之念又在我心中萌芽咧

我忽然胸中叫道『倘使有了妻倘使有了子……』我在南京漢口香港天津時很與種種的婦女忽接忽離也有同棲過的但是我想起來實一次也沒有當眞愛過那一個女子自從年輕時起一次也沒有這些俱不是戀愛無非是一種性的興味罷了

又想在其中倘使愛了這麼一個豈不好呢我眞覺得我那只是被慾望所動的個人主義太陋劣了我心裏好難過啊我把那些女人逐個逐個的想我對着伊等實在從沒把自己眞的心挈出一次來給伊等看過但是許多的女子也不能說有眞的心給我看過都是卑劣的肉體之愛或是生活之方便罷了

我其時突然想起我十年前拋棄過的伊來了其實也並非其時總想起時時會把伊的事情浮到腦中來不過沒有其時那麼想起得強而且深罷了伊眞是一個愛我的人伊那初戀男子的態度戀愛不慣常的那不靈巧無情趣的愛之表情對於我的單純信賴這些事我至今還能記得伊那時不是懷孕着麼我這個人主義的人除了自己的事什麼也不想的自然

在這很長的十年間幾乎連這事實也忘掉了伊被我拋棄後不知怎樣的苦楚怎樣的悲傷啊這到今天忽然刺入我胸中來了唉我真何等冷酷何等殘忍竟是禽獸啊

我用兩手掩着自己之面把身體橫在牀上苦苦的在那裏後悔伊不知怎麼樣了啊現在在什麼地方度日啊或者萬一伊受不住那時的悲苦尋了短見也論不定啊唉我怎麼辦纔好啊於是我方始想起那時伊肚中的小兒來了這小兒能夠很滿足的生了出來了麼還是沒有呼吸到這世上的空氣已死了麼若是生了出來那麼現在活着在什麼地方呢與母親一同度日着麼并且這是男孩子呢女孩子這孩子在伊肚中時正是初夏這麼算起來第二年春天一定生了到今年有十歲咧我一想到一個十歲的小兒髣髴這人影兒已現出在眼前了唉這小兒若是現在在我旁邊便怎樣呢我自己可以自由的抱他時便怎樣呢其時我的頭腦中這小兒一時忘不掉咧別人都不要緊就是伊也不要緊最好給我看一看小兒這種念頭黏牢在我頭腦中了

明天旁晚我毫無目的的在市上行走不知不覺走到那最容易紀念的地方了就是伊姨母的所在我立在那一家門前向裏頭窺探一下伊那姨母已經不住在這屋中了四面打聽打聽究竟事隔太久問不明白了我只得走咧我心

中被一種冷寂侵着我好像客邊人回到了故鄉一般滿腹哀愁任那裏徐步又想起從前立定了覷看一輛一輛過來的電車伸長着頭盼望伊是否乘着在內這種記憶重復印入腦中來了於是我仍舊在昔日等候電車處暫時立着呆看了一下再走過去想看看我從前的寓所了房屋倒依舊與昔日無異不過裏頭的主人是換了門口一塊牌子不對咧於是我更抱着一種寂寞孤獨之感就此回去了

這眞是偶然中之偶然我想起了小兒想起了十年前我拋棄的他母親也不曉得應當用一個什麼方法可以尋得到那母子二人的蹤跡只是每天在街上亂走打算或者會尋得到也未可知啊其時我自己的前途如何仍是想着昔日的勇氣却已自然的消滅但是自己還想鼓足了奮發之心決不使他從此爛盡的咧有一天我到某公司去商量一件事情回來時任意在大馬路上徐步我正走到浙江路口其時恰巧有一輛由東開來的電車在那裏一停下來的客人很多我正因前面擱着走不過於是立定了觀看那電車中下來的客人瞥見一個女人我正在驚異又見那女人手裏還領着一個男孩子跟着下來我呆得幾乎像自己的心臟也停止了

眞是偶然啊這的的確確是伊伊那時節是圓臉現在長了些了身體上有了沈靜與品位了一望而

知伊做了一個境況不窮的人的夫人了我竟忘其所以茫然目送着伊與這小兒的後影到電車上鈴聲叮叮兩響時我纔醒過來伊與小兒走進永安公司去了我也差不多無意識的跟着進去正是夏季大減價的日子裏頭非常熱鬧我想不要被伊瞧見了啊所以總離開着幾步伊到疋頭部去買了些小兒的衣料後來就到大東的西菜部裏去了我仍舊不使伊覺察也走將進去坐在離開伊幾隻桌子的地方伊恰與小兒對坐我看不見伊的臉小兒的臉正對着我很看得淸楚我凝視着小兒之臉說他十歲似乎小些但是這決計是我的兒子無疑看看有無與我類似之點細細尋覓時那口像的一覺得像竟像極了其時我的心昂奮非常又一覺得不像時竟什麼也不像了似有什麼焦慮不可思議的感覺壓迫着我的胸他戴着一隻小學校的制帽擡頭與母親說話時眼睛的表情又酷肖母親

伊等一出去我也就出去我打定主意跟着觀看這母子到底住在那裏二人出了門乘卡德路的電車我也上去到了卡德路又換靜安寺路的我也立刻換乘方纔的電車中人很擁擠倒不用擠心此刻車內很空了我只得避入三等車內伊一點不曉得有人跟着買的一包東西載在膝上伊時常屈着身體和小孩子在那裏談什麼到哈同路口伊二人下車我也下

去伊等由中華書局旁邊那沒有修好的路中過去默默走了幾十步我已忍不住急急趕上幾步喚伊一聲伊回頭對我一看起初不認得一回兒伊立刻就認得了伊的如何驚駭也不用說了只見伊臉色發靑我胸中劇跳二人暫時說不出話我的突然驚伊至今還很懊悔着

我好容易說道恕我伊默默不語也說不出話我說就是這孩子麼伊點點頭伊驚駭稍定伊眼中就現出劇烈的憎惡之色來這眞在那裏刺我的心啊我現在的出現並不是爲着要使伊吃驚又不是爲着要使伊想起舊事伊現在怎樣生活着我却不明白我現在的出現並不是要擾亂伊的生活不過我此刻很孤獨很苦的後悔着今天偶然撞見伊母子二人因此忘其所以跟了過來這孩子是否我的兒子也想問一句……這些意思我都要想使伊了解啊不過打算說時心亂如麻不容易整理着說出來我的說話混亂非常連自己也不明白意味了我把我的心鎭定後好容易說道現在你與誰結婚了很幸福麼其時伊冷然的清清楚楚答道結婚了確很幸福……但是這種事情不是與你沒有什麼關係麼我就口吃似的說道被你這麼一說我很沒有臉但是我此刻非常後悔了……我曾經做過種種事情現在俱歸失敗眞成了一種冷寂的生活咧伊答道你可算是個卑怯的人了虧

你有臉來見我啊伊說時眼中已含着淚珠又道你此刻是沒有叫這什麼也不曉得的人耳中聽那種種話的資格了

伊那眼睛向小孩子那邊一瞥時我已明白伊的心地了不錯我對於什麼也不知的小兒沒有說明一切的資格啊此時小兒突然見這一個不思議的男子向母親說話不免有些奇怪即道母親去罷我一聽胸中何等的騷動啊這種悲劇的狀態自己也受不住了只得說一聲再會自己由原路回來眞是飛也似的趕回來但是一回兒就立定著回頭看去等到二人將要瞧不見又跟上去觀看伊的究竟直看到伊進了民厚里某號的門纔回過來也不乘電車打算由靜安寺路步行回去不知怎樣一時還不高興就走索性走到弄內去看看罷走過那伊與小兒一同進去的門前時只見門上有「某寓」二字我通過之後穿出來一口氣的亂走自然也沒有一定要到那裏去的目的走了一響也不想乘電車和人力車到略爲鎮定些伊那現在的狀況我也有些可以想像到了大約伊生了那小兒後遇到一個有同情能理解的男子就此結婚的把已往之事一切向他說明白了於是把小兒也收留在家這一定都是極從前的事了爲什麼呢伊說我沒有向着什麼也不知的人耳中要說明一切啊從這麼想來可見是小兒生了不久那男子就把二人接受過

去的今天看看二人的狀態一定生活上很有幸福這可以證明這良人能十分理解是個寬大的人物啊又可以證明這良人還很愛這孩子或者伊與那男子並沒生過小兒也論不定於是這良人把小兒認爲法律上自己的兒子了我又想起我今天喚伊時那種驚愕這其實不但是驚愕竟是恐怖伊此刻一定一些想不到舊事很幸福的度日着啊我突然在伊幸福沈靜的心中使伊生一個大浪伊就說我卑怯了實在不錯我單單只想着自己一人的悲苦啊我仍舊是個人主義者心裏被自己的悲與苦一惱就不顧前後突然趕到伊面前去了一點沒想到伊現在的生活與精神就此趕將過去從前自己稱心任意不顧伊的生活將伊拋棄今日自己又稱心任意不顧伊的生活將伊恫嚇了我這麼一想忍不住的恨起自己來咧

我到夜裏還是只管走着我被再要見一見小兒的慾望所因無論怎樣說他總是我的小兒不問事情如何從他看來我是父親啊他自己雖不曉得但是他眞的父親只有我啊這一夜我回去後還是想着此事睡也睡不着了天一亮我那裏坐得定淸早就趕了出去我自然乘電車在哈同路下了車躲在民厚里口等着眼睛看好了他門口小兒一定在附近的小學校中遊學總會從門內出來的啊等了一下果然有一個掛書包的

孩子出來碼是我的孩子啊快要走過我面前了

我因着一種置身無地的羞恥苦痛和一種對小兒的愛之驚愕使我身體都顫了他漸漸走近我差不多要逃了覺走了四五步然而又不能不回過來於是裝做若無其事立在墻角處看他過來我已決定打算只算是偶然在此走過不與他說什麼了小孩子口中低聲唱着什麼歌在那裏走着我也迎將上去小兒一見我就認得了

這不是昨天與母親說話的怪男子麼他對我睨視着表情上略含敵意一回兒轉了一個灣他就此去了

我飲着眼淚立在那邊目送他的後影但是我立刻就什麼也看破了很落膽的開步咧什麼叫骨肉不曉得便是陌路

我此刻要把他不曉得的事說給他聽來攪亂這小兒的心然而他母親的話不錯啊我覺沒有這資格

第二天我就動身到此地來暫住在這旅館中打算玩一下此地的風景再說

上海人到鄉下

吳靈園

上海人到了我們鄉下譬如是天
上人了
上海人三十歲的光景粉白臉西
裝打扮口啣雪茄揑根手杖坐在
一爿茶葉店裏圍着許多人聽他
講說
上海人說我們上海地方房子最
低的是三層馬路最狹的有三四
丈闊那裏比得你們這裏房子稀
低賽過雞棚街路稀狹賽過羊腸
而且一高一低全不平伏河水又
混濁怎比得我們上海馬路上眞
是拾不起一根柴草捻不起一點
埃塵自來水放開龍頭撲碌碌就
是淸水多少够你的用晚上呀電
火光亮猶同白日也不比你們黑
駛駛的還點着洋燈火
青布衫褲外罩作裙禿着頭拖根
三尺長黃煙管的鄉下人揪揪鼻
子說啊呀這是先生們好福氣住
在仙人地方我總得幾時也來望
一望纔不枉做人一世
城裏人慢慢的笑着說上海租界
上固然好中國地界就不對了

上海人到鄉下

上海人看城裏人線春袍子上罩買呢短褂尖頭尖腦戴頂小帽吸着香煙像個紳董模樣連忙說不差我是住在租界上的洋房三層樓公館就在靜安寺白克路轉角中國地界眞腐敗除非有公事我也懶得開車去

城裏人說請教尊姓

上海人說姓施

城裏人擲去香煙尾段搓搓手說大號呢

上海人說叫留洋留是留學生的留洋是出洋的洋

城裏人說雅極雅極施先生現在那裏得意

上海人說不敢你稱我先生我比你年紀輕些只叫我密斯脫施就是了你問我在那裏我在洋行裏做買辦

城裏人說什麼洋行

上海人呆了呆然後想着說叫大來

城裏人皺皺眉尖說大來麼似乎沒有聽見過大約是新開的了

二

上海人笑說也斯德國人開的專做汽車生意已經有六年了

城裏人笑說呋原來是新開的已經有六年了……起身說我還有事要到茶館裏去再會罷

上海人勉強和他灣灣腰說好再會

城裏人仰起頭踏着步不理人出門慢慢的自去了

上海人向外歪了歪嘴輕輕的說我最厭的這般假斯文在鄉下鄉氣活現在上海也不值得我們一

盼。

茶葉店主靠着櫃臺上懶懶的開口說是啊．

鄉下人在地上敲了敲黃煙筒頭趕着說先生你還沒有告訴我大英勃蘭西地方比租界怎樣有人說大英地界最熱鬧是不是

上海人仰起頭眼注着空中煙障似乎厭煩他的回說什麼大英勃蘭西我們只知道英界法界公共租界餘外就是中國地界有什麼租界不租界。

鄉下婦人張口望了多時忽然壯起膽說先生我聽說到上海做娘姨……姨字未全出口早見有人對他瞪眼搖頭他一嚇急忙合住嘴唇不響

大衆於是哈哈笑起來了——等了一歇

茶葉店主又說上海拉車子的眞苦。

上海人說不差他們多是自己不習上像我們……我們坐汽車的也不知道他們前世作了什麼孽今世裏纔在上海做牛馬有時好一天生意多幾角錢不好竟是不够三頓飯食

鄉下人裝起黃煙重吸含糊着說馬車比汽車快啊

茶葉店主伸了伸腰打個呵欠說好笑木棠你還沒有到過上海你怎知道上海馬車之外還有許多車子這汽車是最快開足了坐上去賽過騰雲駕霧連電車也趕不上。

上海人笑着手裏弄弄手杖說我

上海人到鄉下

告訴你們罷坐汽車的都是有財私人我們公館裏只一部我天天坐着早上開到洋行晚上和女眷們到新世界或是大舞臺兒白相看戲我也厭了你們難得到上海大約沒知道新世界的景緻裏邊有地道有假山有跑冰場有寧波戲五光十色說也說不盡我前天在上海幾乎弄出一場人命剛從先施公司剪料回來到大新街附近不提防斜刺裏蹿出一人想往對過去被我車輪攧倒連忙停下看時幸而沒有大傷我叫巡捕送進同仁醫院報個車子號數也就完結若使別人這時早到公堂上去受罰了上海地面真是不好走啊馬路上有汽車電車一不留心便是攧倒非傷即死一天也有百十起馬路邊電線落下來爆開去又要你的命我們老上海還沒礙鄉下人去路徑陌生眼花脚慢有幾個不生出亂子我公館裏一個老媽子去年八月邊跚不來自來水龍頭被一陣水冲殺了到上海吃飯還不到十天呢你們想這都險不險

鄉下婦人張着嘴掩在鄉下人背後說真的麼阿彌陀佛我的阿姊今年也在上海沒有信息不知是怎樣了

鄉下人說怪道人家說上海是不好去的

小夥計捧上一杯熱騰騰的茶說

先生請用茶

上海人看了看手上一隻小黃表說放着罷對不起我是吃咖啡的

我要走了明天再來和你們談天這時恐怕我的朋友在那裏等着心焦……說着立起身一手拿手杖一手插袴袋裏

茶葉店主說老兄大約這裏再住幾天麽

上海人轉身說是的我還有兩天耽擱我這次同朋友來尋誠白相一則地方小住不來二則上海公事擺不下

茶葉店主跟在背後說這裏朋友是誰

上海人說明天會罷……不及答話踏步已到街上向右轉灣去了

鄉下人立起身走了走也不知道怎樣送客回轉頭看見帳桌邊一位白鬍老先生便說你老倌啊剛纔有個上海人在這裏講上海景緻你老聽見麽那個上海人是洋行買辦打扮得很神氣

白鬍老先生擡起頭微笑說你道我睡着麽我都聽見了什麽洋行什麽公館這大約是個汽車夫住他的主人公館罷了

茶葉店主說不見得難得汽車夫有這樣神氣

白鬍老先生提起洪鐘似的聲音說莫說汽車夫人家馬車夫看門的到外邊去那一個不是這樣他們的服飾若非共同合用便是向別處借來要想欺人眼目其實服飾外觀可以假得舉止言語何嘗可以瞞得過人的眼睛你們想想剛纔他的情形就可知道了

茶葉店主仰起頭想了想說果然

鄉下人尚未明白再要問時却被

鄉下婦人拖着說我們吃飯去罷，鄉下人只索陪着他去吃飯。

評包孝肅

天倪

久不觀劇。昨應友約一往。其劇則狸貓換太子也。劇情，及其表演，不必深論，獨念包孝肅者。其人慘刻。頗不近情，宋子京當日已有蹊田奪牛之誚，而今日流俗，造爲故實。加以尊崇。乃至若是，余向謂人之身後亦有命運否泰之說，如包孝肅者。非即此例耶。清薛允升長刑部最久，精於舊日刑名者也。嘗語人云。世人多重包孝肅。然以宋史所載行事觀之。何異漢書酷吏傳中人乎，此語可云中肯。試一取較。當爲爽然。社會提倡包孝肅，此酷吏所以日多也。

漂亮衣裳

朱鶴影

陳耐冬先生獨坐在辦事室裏伏案疾書盡他的職務他白嫩的臉兒上兩個酒渦兒有時不知不覺的露著微笑諒必是他的方寸靈臺中想起了少年時代的苦況現在終算打破了窮愁的環境和勢利之魔奮鬥著和金錢之神親近著將從前的抱負略爲向社會上發展做了幾年某公司的職員有時還忙裏偸閒經磨磨墨疾揮霜毫在紙兒上撰著小說稿件發誓願把惡劣的陳腐的淫穢的小說之魔撲滅本著社會主義向新青年做幾番當頭棒喝諷刺勸誘不遺餘力也替小說界放一線光明向社會上收些微效力竭盡緜薄犧牲心血所以陳耐冬先生事務繁冗羈穀一部分雖覺疲之精神上卻無限愉快但是他辦事室的同事們偏不能原諒先生在他們閒暇之時終有些不堪入耳之談譁噪著講那嫖經賭經不是說棋盤街同春班的某姑娘俊俏定然說新世界裏碰著某躺白著實不錯一回兒東風白發等徭譜演講一回兒又同花順子撲克宣傳鬧得個不亦樂乎更有幾位享著祖宗餘蔭的青年仗著一張小白臉兒便鎮日價薰香傅粉顧影弄姿向色慾的路上做

漂亮衣裳

一個衝鋒陷陣的健將所以服裝格外講究華麗做他們的漂亮商標這幾種入眼巴巴催著太陽西沈求那鐘點快快的敲了五下便算辦公完畢可以各尋伴侶去做那遊蜂浪蝶酒館賭蟲了獨有陳耐冬先生挾著日常應用的皮包回家過那融洩時光就是筆墨生涯也大足安慰深宵岑寂咧

一天陳耐冬先生正在撰一篇會社小說筆尖絞腦紙上沁血但聽得門兒一響走進一位少年翩翩裘屐態度浮滑滿身都帶著香水氣息滿臉都呈著脂粉色采耐冬先生瞧見了他腎裏微吁懶得和他酬應似的問道慕芝何事見教呀慕芝便是少年的名字他當時答應了一聲便把一雙色眼向案上一瞧

道耐冬先生你又在做這迂腐的事業了快與我放下筆兒隨我到應接室裏賞鑑幾宗物件仰仗你的慧眼兒甄別一番咧耐冬先生被他擾亂了文思早有幾分不悅意祇因慕芝既來問及便也不能不假意周旋著問道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呢可知我並非是識寶的江西人呀慕芝道並非珠寶乃是幾件皮統子和幾段嗶嘰綢緞罷了我今天約一位友人同往購辦後心中還狐疑著恐怕買了次等的貨出了上等的錢所以邀著同事們公評一下的耐冬先生聽了他的話用那滑稽的語調回答道啊喲造屋請了箍桶匠咧我是一個窮措大連羔皮的袍子也難得和他親近至於嗶嘰綢緞雖與我有片面之交但

也很少晉接玉尺量才自有人在慕芝兄還是另請高明能說與他又執筆搆思不去睬那慕芝慕芝祇得退出辦事室暗裏罵著耐冬先生刁難他算你認識了幾個芝麻般的字兒到我們大少爺面前擺架子咧但是在耐冬先生方面卻又生了無數感觸之心自己瞧著一件夾袍子長吁短嘆更想及時交冬令轉瞬間要朔風凜冽繒纊無溫還得趕製棉衣以禦寒氣於是不辭勞瘁的撰著文稿想領到了稿費便可接湊用途了因為他在公司裏所得的薪金不能做額外開支便是區區數十金仰瞻老母俯蓄妻孥猶恐在上海社會中要不夠開支柴米堪憂何況其餘呢否則何必殫精竭慮焚膏繼晷埋首於案牘之間呢他且撰且思忽聽得鐘鳴一下知道辦事的時間到了又急忽忽的收拾稿件替公司中供驅策但見那些同事們三五成羣的也進來了各人還紛紛聚談似的討論慕芝所購的衣料顏色如何鮮豔灰鼠如何光澤嗶嘰如何堅韌還須配上金紐扣闊貼邊四周用彩緞鑲滾咧這一番的議論差不多是他們應辦的公事獨有耐冬先生安分守己不墮入他們的旋渦牢守著菜飯飽布衣暖的宗旨

十二月初八日卻逢公司中經理白素安先生喜續鸞膠公司中人自然要恭維他定製緞幛呀公送錦屏呀鬧得烏煙瘴氣還三三兩兩的聚議到那天吃喜酒時豫備穿幾件漂亮衣裳裝場面出風頭咧陳

耐冬先生便不去理他們屆時親自登門致送了兩元賀儀那天華堂絢綵佳客盈門都是些狐裘煌煌美服翩翩之客見了陳耐冬先生穿著粗布棉袍元斜棉褂誰也肯和他親熱[illegible]時還譏道是一個雜役露出鄙薄的神情險些兒要差遣他端茶端飯咧耐冬先生坦然自處自己安慰自己道你不要受著環境的刺激希望著虛榮反失卻清高的體格安全的精神須知他們雖則秀外未必慧中若然靠著祖宗餘蔭穿幾件華服顧盼自雄愈彰其醜了那裏比得上我這件棉袍費了心血所得的高貴便是穿在身上更覺得溫暖安適你不見那一絲一縷上都是顯著我的精神色采麽他正在沈思默想的當兒忽聽得一陣笑聲腳步聲擡頭一瞧原來進來了一位漂亮少年穿著一身漂亮衣裳光華奪目神采煥發堂上的賓主們一個個和他頷首表示敬意還有幾個油頭滑腦的少年更向他從[illegible]歡呼[illegible]攘攘握手脫帽那穿漂亮衣裳的少年便也露出趾高氣揚傲睨般的態度原來這人非他乃是經理白素安的至戚金慕芝他前天在公司中所購的衣料便是準備今天出風頭的那時他見了耐冬先生祇說了一聲「你也來了麽」以後也不來和耐冬先生攀談只和著那班少年用一雙色眼向內堂女眷們中瞧著還恣意的評頭品足不多時又自己搯衣擺稱贊美他這件狐袍是美國上品便是鐵機緞的袍料也是向

杭州名廠定織的還有幾個不知趣的少年把自己的衣服也誇譽著慕芝便覺不歡那天廳堂上衆目睽睽沒有個不注意到金慕芝一身華服豔羨的嫉妬的心理不一獨有陳耐冬先生冷眼最偸瞧種種於醜態靜默的研究想金慕芝是一個浮滑少年胸無點墨祇仗了白素安的勢力在公司中佔著優缺平日價狂嫖濫賭人品卑陋咦爲什麼人家瞧見他穿了一身華服便把他的身價擡高那擡高的身價到底是爲他的人品才幹呢爲他的漂亮衣裳呢咦這正是眼光不同酸鹹殊味世途如此良用憮然了轉念一想又替他們崇尙奢華的可憐爲什麼失卻了章身禦寒的本旨一味的順應潮流忽而短衣窄袖忽而寬袍博帶推陳出新一件衣服費卻無數精神所製造的品物和很高貴的金錢代價往往穿不滿一年半載便又爲了時髦不時髦兩個問題糾纏著千萬人的結晶每被一二人敝屣視之咦在他們自爲得意社會上盛行什麼便換什麼穿著不知暗地裏受著綢緞莊和成衣匠的愚弄還一生一世勞心勞神做了衣服的奴隸這正是可憐之極了在識者視之還你外表華麗若然腹內空虛祇可算得一個繡花枕能哩人品反而墮落一層要漂亮甚呢但是世上的庸夫俗子往往崇尙虛浮「只重衣衫不重人」一句話早被古人說煞煞你有經天緯地之才沒有脂韋齷齪之飾每易遭人白眼咧耐冬先生

坐在屋隅低頭冥想忘記了入席忽然被一陣杯箸聲驚覺舉目一瞧筵席早已齊備有幾桌閧聚著少年頃刻已杯盤狼藉有幾桌剛在彬彬多禮互相謙讓不肯坐那首位耐冬先生便揀了一個末位入席斟酒同桌的人瞧見他衣衫襆實面上都露出驚異之色耐冬先生仍默默地安慰自己欣欣然殷勤酬酢覺得嚴寒壤地獨有自己最和煦當春咧

＊＊＊＊　＊＊＊＊　＊＊＊＊

過了幾年之後專穿漂亮衣裳的金慕芝可憐揮霍無度家產蕩然到了隆冬歲尾身上祇有薄薄的一件夾襖一條單袴鳩形鵠面倚在小弄堂中的牆壁旁向陽取暖在前年他還擁裘熾炭圍幕嫌寒到今朝只得咬緊牙關高聳雙肩不敢哼一聲冷字便是他所穿著過的鮮衣華服可憐昧投其主陪他受罪梏繫在典質鋪中受那一年零六個月的有期徒刑還不知要流徙何處咧那時陳耐冬先生卻以克勤克儉辦事幹練另得一家公司的信託委爲經理事務繁重不能再握管撰文家境寬裕家庭融洩深幸甘旨供奉萱蔭長存落葉添薪紡織猶健有許多朋友瞧見他高居權要門庭若市遠非昔比便諂諛奉迎苞苴暮夜耐冬先生一概善言辭謝有人勸他辦部包車代步有人勸他購部汽車裝威他祇笑而不答依然徒步往返像舊年直貢呢和嗶嘰盛行有人勸他做一身漂亮衣裳方顯出經理場面那時耐冬

先生被他們糾纏不清久而生厭便直截爽快的說道我做經理是職務問題我穿衣服有自由之權辦事不力未必穿件漂亮衣裳便可遮飾惰逸辦事勤勉便是穿著粗布陋服也不見得失了體面漂亮衣裳是一件不祥之物我祇求終身常穿樸素於願已足便是我身上的一件棉袍雖然經過了幾個年冬些微積著油垢卻更顯出他耐勞強毅的色采溫暖安適不讓當初咧唉他正是我的患難之交生平知己他若有知瞧見了金慕芝的錦服輕裘封鎖在長生庫裏禁錮淒涼當亦深自慶幸歡樂無涯咧

老議員得子

拾

參議院臨時議長黃錫銓●今年七十一歲●其夫人六十九歲●去年重逢花燭●已有曾孫●黃係廣東嘉應州人●該處舊俗●童養媳入門較早●故重逢花燭亦較早●洞房之夕●老夫妻眞個高興●不免同赴英京一遊●因此有孕●本月九日居然生子●以六十九歲重逢花燭之婦人生子●爲世界未有之奇聞●各友及廣東同鄉諸人●多有賀詩●

紅絨繩鞋

張碧梧

（一）

一天我坐着黃包車打從南京路經過無意中看見一個女子年紀約有十八九歲臉皮生得很白嫩兩隻烏黑的眼睛襯着一道光滑的前留海好似黑夜中兩粒明星閃鑠發亮很有光彩腦後拖着一條鬆花髮辮上面還綴了一個緞結身穿一套黑華絲葛襖褲很覺素雅清潔最觸目的要算那一雙紅絨繩鞋鮮紅欲滴嬌麗可愛當下我看見伊腦海中不知爲何很受了一下刺激不由得定睛將伊望了兩望誰知不望到也罷了這一望就生出後來許多事故原來我見伊的容貌好生面善分明曾在那裏見過的並且是常常看見的祇苦想不出那個所在和伊的姓名了我本想再將伊端詳一回或者能觸動我的記憶力無如黃包車夫向前跑得飛快我又不便叫他慢慢的走一轉眼的工夫已跑過去好遠偏偏我又是天生的近視眼雖架着眼鏡但和伊距離得遠了就看不清楚不過伊的那雙紅絨繩鞋卻還依稀可辨能了那時我雖看不清伊心裏卻還念着伊暗想伊畢竟是誰我不認識伊

麼怎麼我的腦中明明印着伊的容貌一見了伊便覺得似曾相識我果眞認識伊麼又怎麼想不出伊的姓名以及和伊見面的所在呢——哦是了我並不認識伊不過我的熟人當中有一人的容貌和伊相像罷了於是我就閉上眼睛將我素來認識的女子逐一的默想了一遍但覺他們的容貌並無有和伊相像的那末我委實是認識伊了伊畢竟是誰呢我想來想去再也想不出思潮一起一落正如馬路上來往的車輛一般紛亂但那來往的車輛祇須巡捕的指揮棍一舉便全數停止我這起落無定的思潮卻竟然無法遏制我又想了一會到底被我想着了得意已極忘卻正坐在車上用力跺了一跺腳道

着呀一定是伊了黃包車夫見我跺腳以爲是招呼他停車就回頭問我道到了麼我知道他是誤會不覺好笑回說不是他就又放開大步向前跑去了你道這女子是誰呢原來我從前住在南京時貼鄰有一家姓王的伊正是這王家的女兒名叫阿巧那時伊纔有七八歲常常到我家來頑耍如今相隔已十年了所以我雖有些認識伊但一時又想不出伊是誰了我既想出伊的姓名就又進一步想道不知伊家幾時搬到上海來的如今住在甚麼地方當初伊家很清貧但看伊現在的打扮分明已寬裕許多了不知伊可曾進學校讀書可曾許配夫家想着想着忽又起了一種感慨道想當初看見伊時伊正是個

小孩子如今卻已長大成人光陰過得眞快不知不覺已十年過去了

（二）

過了兩天我走到馬霍路口心想搭第一路電車到十六舖去恰巧見車站上停着一輛電車正是第一路剛正開行我本不敢跳電車但因若等後一部的第一路電車必須耽擱不少時候我就放大了膽提起長袍追上前去一手握着銅柱用力往上一跳幸而跳上車了我見車中人已坐滿祇有靠近前面車門的左邊還有一個空位我就攀着藤圈往前面走走時低首望着怕踏到人家的脚上不料見有一雙紅絨繩鞋正在我的眼前我坐定之後定睛看時見這穿紅絨繩鞋的不是別人正是前兩天我費了許多心思纔想着的那個王阿巧伊穿的衣服和上次大不相同很爲華燦手裏還提着一隻銀絲錢袋越發覺得富麗堂皇了伊身旁坐着一個西裝少年容貌很漂亮衣服更是精美他們二人貼體坐着嘰嘰咕咕談個不住祇因聲音太低一個字也辨不出談時臉上還時時露出笑容神情眞是親熱極了我見他們這個模樣暗想這少年必是伊的丈夫了看他們這般密切大約是新婚未久呢那時我忽又起了一個怪想暗道昔人常說人生不幸爲女子我卻要將這不字改成何字叫做人生何幸爲女子因爲大凡一個男子若是窮苦出身靠本領去掙錢要穿得

衣冠齊楚必然十分吃力但女子祗須嫁給有錢的丈夫便立刻光輝起來就拿伊說罷伊家本很貧寒伊若是個男子在這十年當中未必能十分得意如今這樣闊綽幸虧生爲女子嫁給這有錢的丈夫纔能穿綢着緞儼然是位華貴的婦人這樣說來做女子不是勝過做男子麼再看伊的丈夫不祗是有錢且必是個受過新教育的人年富力強前途正未可限量那末伊的幸運也就未可限量了我這麼一想不由得很羡慕伊就目不轉睛向伊呆望忽的又想到伊小時候的模樣頭上紮着三四個小辮子穿一件花布棉襖跑到我家裏來我母親常常拿些糖果給伊吃伊吃得高興時就不肯回家去本來伊母親

四

那有閒錢買糖果給伊吃呢我還記得有一次伊嘴裏含着一塊糖不提防滑了下去上不上下不下正卡在喉嚨管裏伊又急又嚇哇的哭了我母親連忙倒了一杯熱茶給伊喝完這塊糖纔送下喉管我想到那時伊恐嚇的神情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這一笑不打緊卻驚動了伊伊立刻回頭望我見我正是向伊笑就很很的瞪了我一眼接着又用胳臂推推那西裝的少年並朝他丟了個眼色他也就怒目向我嚇得我連忙移轉眼光向車外瞧看心想他怒目視我自然是怪我不該望他妻子這明明是嫉妬的表現妬之甚正是愛之至他們愛情的濃厚可想而知了

（三）

事有湊巧我在路上又遇見伊了伊衣服眞多這一天又換了一套但腳上仍舊穿的那雙紅絨繩鞋子伊是和一個穿中國服式的少年挽臂同行走着談着看他們臉上的笑容就可曉得他們心裏的快樂我初看見他們時以爲這少年正是上次在電車裏看見的那個西裝少年或者他改了服式這也是常事不足爲奇但是那西裝少年鼻上架着近視眼鏡這少年的眼睛却是滴溜溜的亂轉分明眼光很尖銳這個足能證明他們不是一人了那末這少年又是誰呢上次我見伊和那西裝少年十分親熱纔承認他是伊的丈夫如今這少年當然不是伊的丈夫了但兩下裏怎麼又這般密切分明像是夫婦呢我不由得萬分狐疑起來暗自想道這少年或是伊的親戚麼彼此既是親戚理當親熱一些然而也得有個分際似乎不能這樣挽着膀臂招搖過市罷——我細想這少年的容貌略爲有些像伊就以爲他們正是兄妹或者姊弟自家兄弟姊妹們本無所謂避嫌疑挽臂同行算甚麼希罕我未免多疑了——不對不對伊的家世我是曉得的伊並無有兄弟若說在我們搬開南京之後伊纔得着一個弟弟那末伊的弟弟至多祇有十歲這少年却已有二十多歲分明不是伊的弟弟了伊既無有兄弟和親戚又不應這等親切這少年究竟是伊的甚麼人呢倘無密切

的關係怎會有這密切的神情我推想了好多一會再也推想不出他們的關係後來忽然恍然大悟不禁自家責備道我這人眞是糊塗極了現在是男女社交公開這少年必是伊的好友因爲情投意合所以分外親密一些但是伊就不怕被丈夫看見麼回想上次我多望了伊兩眼自家笑了一聲他倘且惡很很的朝着我似乎要來打我若看見伊和這少年這樣親切怕不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將這少年一拳打倒麼——我這話卻說錯了他不認識我是誰不曉得我爲人怎樣見我呆望着伊疑心我不懷好意自然心裏動怒但這少年既是伊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他曉得這少年的品格相信他們祇是友誼上的親密當然不用疑心更何必動怒呢不過他們若祇是朋友未必能這般親密譬如我們男人交結朋友縱然要好也不能好到這個地步——這話更錯了簡直不明白科學的原理了男女結成朋友正所謂異性相感所生出的狀況比較同一性質的理應進步許多所以他們這般親密正是理所應該的呢話雖這般說我卻仍舊不敢斷定他是伊的甚麼人祇好替他定個臨時的名稱叫做嫌疑人罷

（四）

我有一位親戚是第一次到上海來我說不得事忙祇好陪他出外頑頑那天晚上我請他在一品香吃

了晚飯本想再請他去聽戲祇因坐在戲園裏直挺挺的要坐五六個鐘頭委實難受就約他去逛新世界到了裏面各處逛了一回就在那玻璃棚下揀了一張桌子坐下泡了一壺茶看看來去的遊客倒也很覺熱鬧不多一會我看見從那邊走來一個華服的女子最先送入我眼簾的就是伊穿的一雙紅絨繩鞋我因爲見了這雙鞋子不由得自下而上看到伊的臉上原來正是那位王阿巧和伊同行的是一位少年但既不是那位西裝少年也不是和伊在路上挽臂同行的那人他們二人一路走來說說笑笑很爲快樂這時在我的對面恰巧有一張空桌他們就坐了下來泡了一壺茶接着又買了許多零食如那陳皮梅呀南華李呀還有牛肉乾和鴨肫乾擺了一桌子伊一面吃一面和這少年說笑眉飛色舞意氣飛揚惹得許多遊客朝他們呆望大約都羨慕他們是一對美滿眷屬呢我卻不禁暗自詫異道這少年想必也是伊的朋友了伊的朋友怎麼這樣多呢再細看這少年對伊的神情分明露出很輕佻的模樣所說的話雖聽不出但看他們時時擠眉弄眼就可想見說的話不甚規矩了因此我相信這少年必不是伊的朋友並疑心上次和伊同行的那少年和伊也不止僅有朋友的關係後來我又想到電車中的那西裝少年怕他也未必是伊的丈夫這當中的關係或者竟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也說不定但是

女子何等神聖何等高貴我何敢因爲一時的疑慮懸着一己的理想汚辱伊的人格於是我就不敢再往深處推想了這時我忽聽見我背後有皮鞋的腳步聲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電車中的那西裝少年當下我很替伊耽心不知這同坐的少年他可否認識萬一不認識時這風波就將平地掀起了我連忙再掉頭看伊見伊望了那西裝少年一眼粉頰之上微微透出紅霞態度也稍覺侷促但一轉眼間早又鎭靜如常衹向那西裝少年點了點頭並微微一笑卻並不走向他面前去我看到這層纔敢斷定那西裝少年不是伊的丈夫了再看同座的這少年他見伊和那西裝少年點頭招呼很露出驚異的神情

也向那西裝少年望了一望那西裝少年卻惡很很的瞪了這人幾眼似乎心裏十分憤怒他們三人各有各的神氣委實好看極了後來那西裝少年恨恨的走了過去同座的那人指着他問伊大約是詢問這人是誰伊搖了搖頭撇了撇嘴表示十分輕鄙的意思又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同座的那人就笑了起來這些情形我看得分明心裏已經明白暗自嘆道怪不得伊穿紮得這樣闊綽呢想伊小時候資質很聰明大家都很稱贊說伊可惜是個女子若是男子將來的功業必然不小呢誰知伊將這天賦的聰明竟用在這些事上面眞是太不知自愛了忽又轉念道伊的父母向來管教伊很嚴緊未必能容伊在

外面這樣胡爲罷或者這當中另有眞因並非如我所料的這一回事呢

（五）

我有一位本家叔父住在滬西是一所兩幢房屋樓下廂房本是他母親住的現在他母親到杭州去住到大兒子那裏去了空出來的這廂房他就招人來住這是他在上個月裏告訴我的近來我未曾去過不知這廂房可曾有人來住星期日那天我閒着無事便去望望我叔父走到他家門首見那張招租帖已經撕掉想必那廂房已有了住戶了我敲門進去見廂房門上果然掛着門簾分明是有人居住的模樣我上樓見了叔父便問起這住戶姓甚名誰做甚麽生意我叔父悄悄的向我道據說是姓汪還是新婚夫婦因爲不贊成大家庭制度特地分出來另住的但是據我的觀察這個人家恐怕來路不正說不定是臨時夫婦組織的臨時家庭呢最顯明的證據就是那女的天天必得出去都要到十二點鐘過後方纔回家因此早上起身很遲這時候大約還未起來呢你想如果是正經人家會得這樣麽我點頭道上海地方像這一類的人家不知有多少祇須他家不鬧亂子不欠你的房錢管他甚麽來路呢我叔父笑着稱是這一天我就在叔父家吃中飯午後三點鐘纔告別出來走過客堂間的時候見有一個女子正在那裏梳頭我不必細看已認出伊正是那王阿

紅絨繩鞋

巧了伊穿的一雙紅絨繩鞋更是一個鐵證不過這雙紅絨繩鞋子上面已沾染着許多泥迹顏色也闇淡了許多迴不像先前那樣嬌紅欲滴清潔可愛了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姚震安徽人大理院長一日羅文幹宴之於家盧為陪客終席姚不與交談姚行後盧語羅曰此為姚震乎羅曰其相若何盧曰其年殊少其官甚高其走運甚速一若慮富貴之來不及併力以赴之今已臻其極必蹉跌矣問蹉跌後如何曰去入獄一間耳但較入獄差勝似足幽閉於一方不得自由者未幾安福事敗姚列罪魁懸像名捕姚避入東交民巷年餘始逸出

兩元錢的命

周臥雲

王老五的妻子道「你今天拉了多少錢回來可比昨天多些嗎上月借張閻王的兩元錢今日已是到期了現在一文沒有停曾他來了拿什麼還他你到底想想法子呀」王老五回他妻子道「咳我有什麼法子可想專靠我這拉車爲業每日的進款吃窩頭還不够怎能有餘錢來還欠帳呢這兩天來生意格外不好昨天拉了一位丘八太爺有一個多鐘頭後來拉到一個營房裏他跳下車就向裏走我問他要車資他不但不給還打了我兩個嘴吧說我敲他的竹槓你說我還敢說別的話嗎只得認晦氣拉了車就走像這種年頭還有我們窮人過的日子嗎」

王老五還天在家正與他妻子談話的時候忽聽門外有人敲門他妻子開門一看見是張閻王知道他是討帳來了當時就請他進內坐下張閻王見王老五在家遂道「上月你借的兩塊錢今日已是到期了你湊足沒有」王老五道「近來生意實在不好一天拉不到四五百文一家三口人吃飯都不够那裏餘的下錢來今日對不起實在沒有錢請你發個慈悲再展幾日限等我有了餘錢將來本利照算絕不拖欠一文好在你老

少抽一口煙少喝一杯酒就救了我們這窮人了」張閻王道「不行不行廢話廢話你窮是你的命難道因爲你窮就不還我的錢嗎好在契約上當初寫着明白到期無款鬻妻交還你若無錢那我就要實行契約上的話了」王老五聽了張閻王這篇話心裏的難過眞是無可形容爲了兩塊錢就要賣自己的妻子心想張閻王眞心很呀當時淚嗚咽着答道「無論如何總請你老展限幾天一定想法歸還」說時與他妻子一齊向張閻王跪下叩了無數的頭哀告了許多的話後來張閻王纔給了王老五三天限期惡很很的去了兩天已過王老五還未想到法子他此時眞是逼的走頭無路了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也未去拉車一人悃悃的走出門外走不多遠忽然遇見了一個舊朋友名叫李小虎的當時李小虎見王老五沒精打彩面帶愁容就問道「老五今天怎麼沒有拉車面上爲何這般憂愁」王老五嘆了一口氣遂一五一十的把他借張閻王兩元錢的事情告訴小虎小虎道「王大哥你眞愚獃偌大一個城中你就沒能力弄錢嗎」說時又低聲道「老哥不瞞你說我從前也是因爲窮的不得已遂鋌而走險與幾個朋友商量搶了一家金店分了一百多元如今已是用完所以今天晚上與幾個朋友約定了還想再做一次買賣王大哥你若願意你就來加入一份將來還許因

此發財呢遇到這個年頭捱餓難受是真的還講什麼犯法不犯法你我是好友所以我纔告訴你邀你加入但是你可千萬不要漏了風聲呀」王老五聽了小虎的話分明是叫自己與他做那強盜事業去心想這個雖然是違法的事做不得但是又一想現在吃飯還欠要緊也說不了什麼法律不法律了橫豎活着也是受罪不如做一次碰碰運氣就是犯了案定了罪到是痛痛快快的一死也比那活着受罪好得多了王老五想到這裏遂將心一橫與李小虎說定當晚就要做那強盜事業去了這時可憐他妻子還在夢裏呢

看去呀今天軍署裏要槍斃人了呀聽說這幾個強盜就是昨夜搶南大街米店的人呢昨夜搶時不知如何當場被獲一個也不會逃脫有看見他們被獲的人說內中還有隔壁拉洋車的王老五在內呢衆鄰舍正在紛紛議論今日槍斃的事那知這種聲浪就立時傳入王老五的妻子耳內這時他因爲王老五昨夜未曾回家正在發愁惦念忽聽衆人說今日槍斃的人裏有他丈夫王老五在內嚇得他心驚肉跳急忙領了那四歲的小兒子隨衆人來到法場一看可不是自己的丈夫王老五同幾個人都綁在那裏等候行刑呢原來昨夜王老五與李小虎還有兩個人他們四個去搶一家大米莊那知被巡警覷見吹了警笛來了二十多個巡警團團將他們四人團

兩元錢的命

住他們四個人寡不敵衆遂羣被巡警擊獲送到軍署問罪他們四人供認搶刦不諱所以軍署就判了他們的死刑槍斃示衆當時王老五見他自己的妻子抱着兒子來了他遂與他妻子道事已如此無可如何我爲了兩元錢逼得幾鋌而走險如今性命已是喪失但是你千萬要保護我那孩子成人不要像我這不肖的父親呀……

四

說時淚如雨下放聲大哭但是槍聲一響人身倒地此時之王老五已向那陰曹地府尋他的生活去了

小說雜談

凡事不能抱偶像主義。讀小說亦然。名小說家之作品。未必篇篇皆佳。故讀小說。祇以精確之眼光。判其優劣。不必顧及著者之爲誰何也。

（鏡水生）

『LLL』

金郎公

青島歸回的消息發現在報紙上中華的人民聽得這個消息何等的快樂我的父親聽得了加外的快樂因為他一向在青島作買賣那年日人拿了青島當大連旅順一例看待他前在奉天吃過日人的苦頭為了這個緣故不願在日人治權的底下過生活亦同德國人離青島的時候他同他的家室與青島告別現在他瞧見報紙上有歸回青島的消息他先遣我先到青島瞧瞧市面並拜望他的故舊我非常快樂因我亦有許多的知交在青島多時沒有瞧見離別的時候多是孩童現在多是成人了在陽曆十月的下半月我便提了一個皮箱一個藤包在浦東碼頭上那『新疆』輪船一路上風浪平靜使得旅行的人不知道旅行的苦處多時不瞧見的『江天一色』復現在眼簾了在明天的下午八時船到青島的江心日人照規則上船驗船客有疫無疫在這個時候天公不做美下了一陣的大雨我們船客多立在甲板上排成一字形像兵操的形式過了十分鐘光景日人慢慢的乘一隻小汽船前來船到輪船邊頭船主西人立在那裏恭候日人上船時二人各道一聲『Good evening』

日人走過我們面前驗了一遍去了但是輪船因爲時候夜了不靠碼頭全船的乘客無不同聲一恨明天早晨茶房來喚醒我我急急的打了鋪程上岸喚上一輛洋車到『大亨棧』放下箱包去尋吾父親的朋友幸得記憶力不錯一會兒尋得了他們瞧了我多說『多時不見你已長得這樣長大家裏頭父親母親都好』我便回答說『都好都好謝謝我的父親和母親因爲紀念你們遣我來瞧瞧你們諒必你們都好』他們一定要留我在他府上吃午飯我也不客氣吃了但是我不瞧見他們的愛子因問他們說『韓分哥什麼不見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回答說『他有些事到上海去了你眞來得不巧小弟兄二個人沒有碰見』我在青島父親命幹的事都幹好動身回滬了在輪船上心想我到他們府上告辭韓分旣是在上海他們爲什麼不叫我去尋呢直到船到上海還沒有想出他們爲什麼不叫我去尋韓分這事

過了半個月我接得一封信上寫『LLL』寄我很怪異因爲從來沒有接過署名『LLL』的信拆開了一瞧就是我到靑島欲見不得的韓分他信上說我尋了你四五次終沒有瞧見你一會兒南京一會兒徐州你爲了什麼這樣的忙法現在我不來尋你請你來尋我我的住處是非列賓路第K字一千三百零二號半我瞧見丁喜之不已穿上一件馬褂要問

家裏邊人人客來了四五次一次不對我說也沒有問走出大門坐上一輛洋車去到非列賓路在K字一千三百零二號半門前停下按鈴數下一個僕人來開門我就問『任先生在府上麼』那僕人回答說『在家裏你是金先生麼』我回答一聲『是的』急急的走進走到一間房門口有聲音從裏邊傳出來是『是誰呀是誰呀』這不是韓分的聲音是誰呀我連聲說『韓分哥是我韓分哥是我』他聽了就跑來開門說『你今天什麼有空來了』我瞧見他身上一怔腦筋起了『他是任韓分麼』既而『他爲了什麼這樣的憔悴你在這個七八年常中幹了什麼事情使你這樣』他說『郎公弟你轉什麼念頭不快快的走進來』我被他提醒就走進房間坐下問他『你在上海幹什麼』他回答說『我在上海不幹什麼』我又問『來了多時』他回答說『來了三年』我很怪異他的父母明明白白在青島對我說他有些事到上海來並且說我不巧沒有碰見總他爲什麼說來了三年我又問『你一個人在上海還是同你的尊夫人』他的眼珠閉一閉頭略略一搖說『請你以後不要同我提起這個事情』我格外的怪異想在青島的時候知道他同一位女郎有戀愛並且已經立誓寧可海枯石爛他們的婚約不可移動他今天的言語使我神經昏亂了他既對我說以後不要提起此事

L L L

我不得再說這件事情又問他說『你寫給我的信寫 LLL』是什麼的意思』他又回答說『你以後不可稱我任韓分只喚我『LLL』我姓『L』名喚『LL』你方纔進門不聽見門上的銅牌上寫『LLL住宅』就是電話簿上亦是『LLL』請你記得下次不要喚錯了』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不得不再做一會討厭人便說『L哥你叫我不要喚韓分我可以不喚韓分但是你不說明白為什麼要喚做『LLL』我一定要喚你韓分況且你和我情同管鮑什麼事情多是你對我說我對你講這件事情一定要對我說的你倘使不對我說我不能喚你『LLL』你一定要同我不快樂我不能再同你交朋友』他便回答說『郎厷弟你真個一定要知道麼』我便說『你不說不成的』他立起身在屋子中走了一遍走到沿窗邊立停對我招招手便說『你到這邊來我來對你說我聽他說便走到那裏同他立在一起眼珠望着他的嘴待他說出來他先嘆一口氣逕下一個『唶』停了一停又說『郎厷弟你是我的知交我是無兄無弟父母單生我一人我瞧你當做自己的同胞你和我在青島的時候早晨到學堂晚上在家多是一起出走游玩亦是在一起人家多說是弟兄我們對人家說我們是弟兄無事不說恐怕真的弟兄沒有這樣的友愛我與伊的事你都知道是你離了

青島的第四年伊忽然同一位日本留學生結婚了但是他們結婚前二禮拜伊一些不同我說一句半言變心話寫信來的稱呼仍用未婚夫婦的稱呼不知道伊在二禮拜後跟了別人到濟南去渡蜜月先起人家對我說伊跟了別人去了我不相信伊對我這樣決不會變心倘使伊要變心世界上的女人沒有是我的妻子了但是後來伊的兄弟對我說伊跟了別人去了勸我不要再紀念伊他們姊弟之情亦在這件事情上割斷我亦不願再在青島聽見人家對我說『你的情人跟了別人去了』故此我拿些錢到上海來優游自在到很快樂我的姓名亦不願給人家知道『LLL』的意思就是英文裏邊“Lose my Life in Love”取出來三個主字的第一字』他說時他的聲音亦漸漸的低了窗外的日光亦不願瞧他的可憐亦漸漸的沉下

國際商業叢談

天倪

巴西咖啡。盛行法國。有忌之者。設辭相詆。人多信之。巴西駐使。見己國大宗商貨將見屏於市場也。亟撰一文公于。其最要之點。則引法國著名農學家所著書。謂咖啡產品。非在海拔四千尺上者不佳。而另附以地圖及己國統計。證明巴西咖啡皆生長於海拔四千尺上之高山。利用法人之說。藉彰己產之良。於是信用頓復。忌者斂手莫如何也。

布加利所製玫瑰香油最精。平時暢售英國。圖因法德之貨競爭。販路日滯。其駐英商務隨員某憂之。此隨員固美丰姿。適一貴族女子悅之。與通情素。因思此女於交際社會勢力極廣。爰以維持此事要之。女乃特開一遊園會。利用方法爲作廣告。此後芳躅所至。又復隨在游揚。不一年間。布加利玫瑰香油。在英銷場。視昔轉增。而此隨員與貴女。亦已相將歸國。攜手話於布加利之玫瑰花叢矣。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仲舌搖頭。是個鬼相。所以魯理成問他爲甚做出鬼臉來。

原來弔膀子。不是正人君子幹的事。

第十二章　回教徒來東學劍　輕薄子窺壁受驚

話說潘良仲從窗眼裏看見那個粗莽漢子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連忙縮退身軀向著魯理成把舌頭伸出來祇管搖頭魯理成看了他這個樣子忍不住笑問道你看見了甚麼做出這般鬼臉來那木牌子還懸著麼潘良仲指著魯理成的臉哈哈笑道你一定是瞞着我所以說對過住的是日本人以爲我聽說是日本人便不會注意沒想到就被我看出來了看你還隱瞞得了麼魯理成正色道你不要胡說我甚麼事要瞞你被你看出甚麼來了你就說罷我從來不歡喜幹瞞人的事並且弔膀子雖不是正人君子幹的事然我既幹了就不必諱莫如深難道還怕誰來干涉我嗎我的公費已是因弔膀子不曾補得於今更不怕有人破壞我了潘良仲見魯理成說話的神氣不像

不能不治以失察之罪●因弔膀子而審量及對手方之男子●爲學進矣●

格外的一描摹●見得是個醜男子●不是個醜男子●怎麼顯得出美婦人來●

是裝假的便點點頭說道那就是了不過你在這裏住了好幾個月怎的對過住的是中國人你都不知道呢魯理成道是中國人嗎你剛才看見是甚麼樣的人呢潘良仲道我說中國女學生決不會單獨住日本人家的貸間果然剛才我看見從大門裏出來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人看他那容貌氣宇可斷定不是個讀書人身上的和服雖然穿得很闊氣但一些兒不文雅外面披著一件英板利斯（外套中之一種）尺寸略小了一點多半不是他自己照著身體做的我因他從身上摸出一把中國式的鐵牛尾鎖來鎖門才見著他和服的袖口確是日本紳士衣服的裁料他的面貌我雖因他背著身子鎖門我又站在高處沒看得十分仔細祇是他跨出門的時候我已見著了一個大概皮膚細黑還不打緊就是那下頷一部絡顋鬍鬚實在令人見了害怕索性留起那鬚來倒也能了偏要剃掉卻又不剃乾淨留著三四分深淺遠望去簡直和刺蝟一樣兩道眉毛也是又粗又黑覆在那兩隻銅鈴般的眼上一個酒糟鼻子倒是不小古小說上說甚麼鼻如懸膽這人的鼻子真像是懸的一個牛膽一團酒杯

鼻如懸膽象其形并顯其色●

潘良仲心思很細●

其實是作者文筆之細●

這一駁便是要潘良仲再加一層說明●

粗細精圓的肉垂在嘴唇上你看像不像是懸膽呢魯理成笑道夠了不必再形容其盛德了哇我問你那男子一個人出來的嗎潘良仲應是魯理成道祇怕是那女子走在前面已拐了彎你不曾看見麽不然他怎麽會把大門反鎖了咧潘良仲搖頭道沒有的事無論決沒有這們快才在樓上窗門裏看見那女子並不是將要出門的裝束並且那男子出來的時候我分明見他臨時把門推開若是那女子出門在先明知男子跟在後面如何會將門帶關呢魯理成道女子既不曾出來那男子卻爲何把門反鎖起來呢那女子關在裏面不是出入都不能自由嗎潘良仲道照那愁眉苦臉的樣子看來也是像失卻了自由的魯理成道你看清了那男子是中國人麽他穿的是和服又沒向你說話你何以見得是中國人咧潘良仲道他那模樣舉動一望就能斷定他是個中國人何待他開口說話他並有一個很顯明的證據不但可斷定他是中國人且能斷定他是個來日本不久的中國人魯理成笑道我倒小看了你這們胡亂望一眼居然能看出甚麽證據來且說出來看你所謂證據的確鑿不確鑿潘良仲笑道

此亦非久在日本的人。不能提出這證據。

一把鎖上。便有這許多講究。

我亦云然。

反鎖了門。的確是一樁疑案。

今日這般晴明天氣若是日本人身上穿了那們漂亮的和服腳上決不會著皮靴日本人穿和服著皮靴的我雖也曾見過然大抵下等商人居多還要雨天才有晴天無有不是木屐草履的這是不是個確鑿的證據呢魯理成點頭笑道這話是不錯祇是鄉下人到東京來的就在晴天穿和服著皮靴的也很多不過這人既拿出鎖來鎖門可知不是初來東京的鄉下人潘良仲道是嗎他拿出來的鎖是一把很長大的鐵牛尾鎖日本人固不會用這種鎖便是來日本略久的中國人也不會用這種鎖這也可算是一個證據魯理成偏著頭尋思甚麼似的尋思了好一會才搖頭向潘良仲道這事很是蹺蹊很有給人研究的價值這個女子身上必夾雜了一段極奇離的情史潘良仲點頭道我也是這們想魯理成道我照剛才所見的情形推測那男子腳上穿的便不是皮靴也應該是一個中國人一則因為中國女子不會單獨住日本人家的貸間二則那男子若不和這女子有密切的關係如何自己出門將女子反鎖在屋裏據你說男子那們大的年紀又那們醜的容貌不是這女子的原配丈夫是誰也看得出

兇橫而加以屠夫之稱，更見兇橫。妍媸老少往往爲肉慾所蔽。

這也處得是。

畫眉又是美人所畜之鳥。

一畫眉籠也寫得

的這女子既生得如此標緻要姘人還愁沒有相當的少年男子嗎怎麼會姘一個這們屠夫也似的兇橫人物呢這其中必有個很奇離的緣故世間男女苟合的事原也有許多年齡資格極不相稱的然在旁人看了極不相稱而在當事者爲肉慾所迷不但不以爲不相稱戀奸的熱度反比一般苟合的男女濃熾潘良仲不住的點頭道這是自然的若不是爲肉慾所迷何至妍媸老少都不能辨別咧不過這女子對於那個男子斷然沒有了不得的戀愛祇看他那憔悴憂傷的神氣就可以知道魯理成道何用看他的憔悴憂傷樣子才可以知道他對那男子沒有了不得的戀愛呢世豈有愛情濃厚的男女男子出門會把女子反鎖在房裏的你再推開窗門瞧瞧看還有甚麼可供我們研究的資料沒有潘良仲喜孜孜的復到窗跟前且不推窗門先就格縫裏用一隻眼向那邊張看祇見窗門關着窗門外的房簷底下懸掛一個很精緻的畫眉鳥籠籠裏養著一隻畫眉鳥籠衣撩開了半邊好像是淡青縐綢製的上面還繡了花潘良仲一面向魯理成招手一面將窗門推開魯理成也走過來同看那籠裏的畫眉

很細膩●
不走前門走後門●
干卿底事●卻要兩
位如此的推測●
借此夾寫馬佐廷
來東學劍一段文
字●

活潑潑的跳上跳下潘良仲道可見女的不會同去我們剛才不是沒看見這畫眉籠嗎那男子走了之後才掛出來的二人在窗跟前立了好一會不見女的開窗潘良仲道我們何不下去轉到他家後門看看或者前門鎖了後門卻是開的也未可知也有不顧意客來故意把門反鎖了使來人見門上有鎖就回頭不敲門的他們若是這般用意便不必是不相戀愛了魯理成道這話也近情理每有苟合的男女因種種的關係不能使人知道他們姘宿的地點就有這些遮掩的舉動即如他們這大門上掛着長谷川的牌子何嘗不就是這個意思呢祇是他用鐵牛尾鎖鎖門就太不檢點了也好我們就去他後門偵探偵探潘良仲隨手仍將窗門關了和魯理成一同下樓二人正在玄關裏低着頭穿皮靴忽聽得門鈴響擡頭一看祇見一個少年男子身上穿著獵服兩腳套著長筒皮靴後面跟著一個一般年紀的日本學生身上穿著木棉製的和服下繫柳條布裙原來穿獵服的少年是魯理成的朋友馬佐廷跟在後面的是馬佐廷同學的日本人磯田榮次郎馬佐廷是甘肅的一個回教徒才來日本不到半年

日本的技術都分段。中國人往往莫名其妙。

川崎大概是能以巧勝人。

把騙術說出來大家研究。這也不能不算是個坦白胸襟。

這便是老羞成怒。

因想學日本的劍術在麴町一個劍術館裏跟着日本有名的劍師川崎雄太郎研究川崎雄太郎的劍術階級雖祇四段名聲本領卻都在七八段的劍師以上年齡又很輕這時才得三十歲但是何以本領在七八段的以上階級還是四段呢其中有一個很滑稽的緣故川崎雄太郎學劍賦有一種非常人所能及的天才祇三天工夫便上了初段他一上初段就在初段隊裏殺一個沒有對手他時常使出些自出心裁的手法戰勝同段的人他所使出來的手法並不是眞力量長處全在騙人上當那怕是有名的老手和他動手的時候他總有方法把老手騙得落他的圈套他每次戰勝了不問戰敗的人察覺了他騙術沒有他總得當衆一干宣佈他自己如何設騙人家如何上當的道理來若是會劍術的大家都拿著研究的心思和他較量被他戰敗了的自然把不得他將勝敗的理由宣佈出來好大家當心免得下次再上這一類手法的當無奈那些會劍術的人好虛榮的心比研究學問的心重以為自己的資望在川崎雄太郎之上年齡也比他大倒敗在他手裏心中已是又羞又氣若說是川崎的眞實本

這也是普通心理●

總是人家容不得他●

技術家也一樣的嫉賢忌能●

這也是總被抑的原因●

領比自己高戰他不過倒不至十分丟臉我敗了還受一個被騙的名大家都恭維的老劍師卽本人也自信是個老手竟一旦被一個少年後進用騙術打敗打敗後又弄得大家都知道敗得極不體面虛榮心重的人如何能忍受的了因此川崎每陞一段那同段負時望的人必恨他剌骨他到二段的時候二段的人巴不得他從速陞到三段去他在三段三段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能年陞一段三年就陞到了四段但是四段的人見他最會用騙人的手法敗人一個個都有了戒心不肯輕和他交手平時鬥著玩耍勝負沒有關係貪望不深的同段人倒間常有些肯和他交手想窺偸他騙法的一到紅白試合的關頭勝負關著陞降便誰也不肯和他較量五段的人大家商議不給他陞段四段的人就沒法可將他推出本段去川崎的性情又非常驕傲全不把一般負盛名的老劍師放在眼裏會劍術的人素來是互相稱許互相標榜的一般老劍師的名字一到川崎口裏便說得一文不值了倒是對於那些才上級未曾進段的後學獎飾得無所不至初上級的人和他交手他自出心裁的騙人手法並不施放出來

這也是他的坦白處。

川崎可謂劍術中的革命家。

何不組織個捕蠅隊。

這便是個無段之段。

五月蠅也有好處。

有時不留神被初上級的打敗了他不但不隱瞞不說且逢人便道說後進的可怕老輩中無一個有能爲的日本的劍術將來全希望這些後進發揮光大那些後進的人物有川崎這們一獎飾一個個都忘乎其所以然了對著同道的老前輩也都學著川崎的樣時常翻著一雙白眼大言不斷日本劍術界的秩序幾乎被川崎一人弄糟了因此劍術界中人沒一個不把川崎看作眼中釘不約而同的替川崎取個綽號叫做五月蠅這五月蠅三字是一句極普通的日本話就是討厭的程度和五月裏蒼蠅一樣的意思川崎既得了這綽號言談舉動就更使同道的討厭了他在麴町辦一個劍術館專教一般狂誕少年的劍術隱隱的在劍術界獨樹一幟他自己也不希罕那沒有價值的段有學生問他的本領可到幾段他說日本劍術界有八段他便是九段劍術界有九段他便有十段總之他的本領在最高級的上一級由得他一個人誇口並不是眞沒人能打得過他八九段的人物都是年老的自己到了這般地位祇想持盈保泰不肯輕易和這五月蠅較量又見這五月蠅戰無不勝也不免有些膽寒就和

因擊劍而及圍棋。可見作者於日本技術。都有門徑。讀留東外史補。可以增長許多常識。

野澤與川崎可謂日本技術家的妙偶。

回徒中有此青年。亦屬難得。

日本下圍棋的野澤竹朝一樣論野澤下圍棋的本領除了九段的本因坊秀哉外曾經和他對局的沒一人不曾被他殺敗過祇因野澤的性情舉動竟和川崎一般無二凡是負些時望的圍棋名手大半都曾被他用騙術殺敗在各新聞紙上登載出來的棋局野澤竹朝十九是白子並十九是中押勝所謂中押勝就是不待終局對手方的棋勢已敗得不可收拾知道沒有轉敗為勝的希望了自願認輸免得終局數起子來面子上更難為情野澤得了中押勝還要在批評上把騙人被騙的地方一著一著的宣佈出來也是弄得同道的人都罵他、老五月蠅老不給他上段年年在四段裏面也不知混了多少年方圓社的社長中川龜三郎是有名的老七段就是一個最善持盈保泰的無論如何也不肯和野澤對局但是下棋的人越討厭野澤擊劍的人越討厭川崎而社會上一般人倒越是信仰二人越是稱道二人從野澤學棋的和從川崎學劍的一般的意外踴躍馬佐廷這時的年紀雖祇二十五歲在甘肅回教徒中算是一個最有知識最有毅力的有望青年專為研究劍術才到日本來他在國內的時候各

這一節講劍法全由單刀變化而出可見失傳已久這便是禮失而求之夷

志同道合

以上便是歸結講

般武藝都會略略的研究過祗苦不會遇着善劍術的人到處訪求劍術家見著了許多名劍師便請那些名劍師使起劍來馬佐廷一看原來使的劍法都和使單刀的方法大同小異馬佐廷盤問了一會用法也和單刀差不多便相信中國的劍術也失了留傳於今一般武術家所演的劍法全是由單刀變化出來的沒有研究的價值後來聽人說日本人很多研究此道的在遼東和俄國人打仗的時候最後五分鐘的勝利全得力於劍術遂決心到日本來打算專研究劍術旁的學術概不過問來到東京一打聽知道川崎雄太郎是日本劍術界裏獨樹一幟的人物就到麴町劍術館報了名進館學習魯理成在大森體育學校的時候每逢星期日到東京來必到這劍術館蹬兩小時的劍搬來同鄉會裏住著之後更不必星期高興就去這館裏中國學生很少這時就祗魯馬兩個所以很是要好彼此川常往來馬佐廷住在劍術館旁邊一個日本人家的貸間裏面房主人的兒子叫磯田榮次和馬佐廷同年也是在劍術館學劍的這幾日馬佐廷不見魯理成去他家玩耍磯田榮次也想念魯理成所以一同到江

劍術的一段小文字•
不是閑逛想出去
弔弔膀子•
他還是去做他的
勾當•
寫一雙脚•文心細
膩之至•可見小說
家無事不當研究

西同鄉會來進門恰好見魯理成和潘良仲在玄關裏穿皮靴馬佐廷和磯田榮次都不認識潘良仲以為是來看魯理成的客有事邀魯理成一同出去恐怕妨礙人家的正事便打算不上樓見魯理成放了靴子不穿擡頭打招呼就在玄關裏說道我二人是來閒坐的魯樣有事儘管同貴友去我們明日再會罷魯理成連忙笑道沒事沒事我們也是去外面閒逛請看我們不是都科著頭嗎一面說一面仍將皮靴拾起讓馬佐廷卸了長筩靴磯田榮次也脫了草履一同上樓潘良仲因二人都是不認識的其中又有個日本人在內就不願意同上樓周旋獨自走出大門在掛長谷川牌子的門口徘徊了一會不見裏面有甚麼動靜隨轉到這房子的後門見後門開著一條二三寸寬的縫從門縫裏傳出放得自來水響的聲音來夾著又聽得洗碗的聲音心裏明知道就是那女子在廚房裏洗碗滿心想挨近門縫去張望祇是有些害怕立在離門縫丈來遠的地方探頭探腦的向門縫裏看祇隱隱約約看見一隻瘦條條的脚套著一雙湖色繡花的拖鞋暗想不必見著他的身材容貌祇見了這隻脚和這隻拖鞋就

也•

最可恨的是日本女子的脚•

意淫•

忽然夾一段物理•

吼得突兀•

已足够銷人的魂了在日本的女人中那裏去找這們美的脚就是中國女子也要下江一帶的才有這們美若是我江西不是小的和拳頭一樣就是大的和南竹笋一樣像這們苗條端正的千百個女人中也難見著一二個我潘良仲沒有這種福氣消受這個女子怎能够使他肯把這腳給我握一握拿在手中端詳端詳也是好的潘良仲越看越愛越愛越出神眞是從來色膽如天大心裏一迷糊就也不覺得害怕了躡腳潛蹤的一步一步向那門縫跟前移近挨近了門縫便伸着頸子朝裏望在亮處立久了的眼睛移著去看暗處必然有好一會辨不出五色潘良仲伸着頸子朝門縫裏一看但覺暗沉沉的迎那女子是立著的還是蹲著的都沒有看出正待仔細定睛猛聽得裏面一聲大吼彷彿晴天放下一個霹靂祇把個潘良仲嚇得跳起來不知發吼的是誰潘良仲怎生對付且俟下章再寫